

义乌市朱建林的文化交流之旅 行程十万里 广搜地方志

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·义乌 左翠玉

义乌市方志馆绣水厅内,最近上架了270本(套)来自全国各地的方志。不少在义乌打工、创业的外来建设者慕名前来打卡。“没想到,在义乌还能读到老家的方志。”前来查阅资料的海南人林桦告诉记者。

这些方志,由义乌人朱建林从全国各地自费收集而来。半年多来,他独自穿行于青海、西藏、新疆等地,用义乌市志交换各地方志,总行程近5万公里。前阵子,朱建林回义乌短暂休整,把换回的方志悉数捐给义乌市方志馆。“这些方志在义乌集中上架,成为展示地域文化的一扇窗口。朱建林也促进了义乌地方志文化对外交流。”看着书架上满满当当的方志,义乌市地方志编纂室(以下简称“义乌市志室”)主任吴小锋面露喜色。他表示,对朱建林接下来的行程,他们将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半年跑了227个城市

朱建林是土生土长的义乌人。他中等个头,皮肤黝黑,双目炯炯有神,说话、办事十分干练。

年轻时,朱建林开过饭店、摆过地摊,后来转行做工艺品生意。如今,已年过半百的他经常行走四方。这几年,他的足迹遍及40余个国家。

初次见面,是在朱建林位于义乌的家中。隔老远,他就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。“你看,这些都是我去过的地方。”他指着书桌上的一张用铅笔打了很多圈圈的中国地图,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。“这半年多来,我驾车去了海南、西藏、新疆、青海等省(自治区)的227个城市,换回了270本(套)方志。”

这些方志形式多样,按地域分,有省志、市志、县志、乡镇志;按类别分,既有综合性的通志,也有农业志、商贸志、河



(左)朱建林在西藏工布江达县换回一本志书。受访者供图



(右)朱建林收集的部分志书。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·义乌 左翠玉 摄

志等专志、特色志。其中,通志占2/3,不少还是难得一见的大部头。“有的一本就有两三百万字。”朱建林说。

朱建林捐赠的方志,也引起了专业人士的关注。连日来,义乌地方民俗文化研究者杨南山泡在方志馆内,废寝忘食地研读朱建林带回来的《扬州府志(万历)》等。“古扬州和义乌同属百越。这部方志所记载的很多古扬州方言词汇的发音,和现在义乌一些方言发音仍十分相近。”杨南山翻开《扬州府志(万历)》方言篇的志述介绍:“你看,古扬州方言称庭为天井、寒蝉为遮留、蚯蚓为曲蟮、猫为毛,这和义乌话比较接近。”

杨南山说,参考这些资料,近期,他准备写一篇有关东南沿海不同地域古方言的比较研究文章。

带三千本县志上门交换

在朱建林看来,一部地方志就如同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,内容涵盖天文、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风俗等。

“阅读地方志,不仅可以了解一座城市、一个地区的文化演进和历史变迁,还能学到不少知识。”朱建林说。

朱建林收集方志纯属偶然。去年有一天,他在义乌市方志馆闲逛,随手拿起一本《义乌市志(万历)》翻阅,很快被义乌的人文历史所吸引。“作为土生土长的义乌人,我竟不知义乌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。”朱建林有所触动。

能不能把全国各地的方志都收集起来?朱建林忽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。义乌市方志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:方志不同

于一般书籍,很多都是大部头,尤其是一些老版方志,印量很少,市面上买不到。而且中国地级行政区和县级行政区加起来有3000余个,要一一收集可不容易。

“那我就自己出钱,带3000本义乌市志上门去交换。”朱建林突发奇想。

说干就干。征得义乌市志室同意后,朱建林自费印刷了3000本《义乌市志(万历)》。之后,又经过近半年的筹备,今年3月21日,他带上一部分方志,驾驶着一辆大越野,踏上了交换方志之旅。

他的计划是,数年内跑遍全国大部分县级及以上城市,收集尽可能多的方志。“尤其是那些市面上买不到的市志、县志、专志、行业志,我要一一上门去求书。”朱建林说。

换方志之旅的第一站是三亚市。到达三亚后,朱建林立即登门拜访三亚市

地方史志办公室。自报家门后,他恭恭敬敬地向对方工作人员递上了一本《义乌市志(万历)》。

“还是第一次碰到有人来换方志。”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将信将疑。看了义乌市志开具的介绍信后,对方收下了《义乌市志(万历)》,并换给朱建林一本清代张耒等人编纂的《崖州志》。临走,这名工作人员还热心地为朱建林画了一张路线图,教他如何高效地走遍海南岛。最终,朱建林耗时7天,跑遍海南省绝大部分城市。

“一站站上门,看似吃力,但朱建林在换回方志的同时,也为各地开展方志文化交流互鉴,搭建了一座沟通桥梁。”吴小锋说。
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

小试牛刀后,5月9日,怀揣着一张西部自驾攻略图,朱建林再次踏上旅程。这次,他的目的地是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四川等地。

西部之行的首周,朱建林就遇到了麻烦。5月中旬,他在从云南开往西藏的路上染了风寒,很快发烧到39.8℃,只好住进当地一家医院。

“住院那天,我辗转反侧、一夜未眠,难受极了,心里不禁打起了退堂鼓。好在第二天高烧退去,整个人精神了很多,于是继续上路。”朱建林说。

人生地不熟,是个难题。西藏的一些县城,山高路远,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,经常要开四五个小时的车。有时,他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,恰巧当地方志办的工作人员下乡了,他就只能等。

“义乌市志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。遇到困难,他们总会鼎力相助。”朱建林说,一路上,工作人员帮他打了不少电话,帮助对接。

西部之行虽然辛苦,但朱建林收获满满。他记忆最深的一次,是在四川省

甘孜藏族自治州。“那是6月6日上午,我跑到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,一位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我。了解到我的来意后,他很感动。不仅给了我几部不同年代的《甘孜州志》,还请我吃饭。”朱建林说,当时临近端午,临别,这位工作人员还塞了几个粽子给他。

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不少。7月24日,交换之旅的第216站,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内,朱建林和一位工作人员一见如故。“他帮我收集了办公室内所有47套方志,包括很难买到的《青海抗日战争志》等。”朱建林说,为减轻自己之后行程的负担,这名工作人员还自掏腰包,将这些方志打包好,一起寄到义乌。当朱建林回到义乌打开包裹,拿到秤上一称,“好家伙,足足66公斤!”

在新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帮助下,短短一个月,朱建林几乎跑遍了新疆。在吐鲁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室,一名工作人员得知朱建林来自唐诗诗人骆宾王的老家乡义乌,送给他一本《哈密瓜志》。这位工作人员还翻开《哈密瓜志》,读起了印在扉页的《晚度天山有怀京邑》——这是唐朝诗人骆宾王从军西域时写的边塞诗。“那天我们相聊甚欢,并相约下次在义乌见面。”朱建林说,“当时,我觉得暖融融的,那是一种感动: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”

最近,朱建林又开始谋划下一次行程。“近期我计划去一趟甘肃。再下去是东三省,然后沿着内蒙古、宁夏、陕西一线,把北方的大部分边疆省份都走一遍。”朱建林说,他要收集更多方志,协助义乌市志室筹建一个全国方志文化展示馆。“希望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,在我的家乡相聚一堂。”

仿生机械物理特效强在哪? 记者探访建德现代数字影视产业园

解开“恐龙”的奥秘

本报记者 应陶

近日,电影《侏罗纪世界:重生》首曝剧照,定于2025年7月在北美上映。消息一出,不少恐龙迷激动了。

恐龙主题电影让人入迷,离不开先进的特效加持,尤其是以仿生机械为代表的物理特效。这种技术在国产影视作品中也有应用:《白鹿原》中令人胆战心惊的白狼,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电影版、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嘶鸣扬蹄的骏马……它们都出自物理特效技术制作公司——奇门影视文化传媒(浙江)有限公司。该公司今年刚入驻杭州建德现代数字影视产业园。该公司运用仿生机械技术自主研发制作的机械霸王龙、机械腕龙、机械三角龙等十余款机械恐龙,今年在各大城市的文旅项目展演中广受追捧。

“恐龙家族”是怎样制作出来的?怎样应用于影视特效?充满好奇的我来到建德现代数字影视产业园一探究竟。

10多米高的“霸王龙”,逼真到会“呼吸”

建德现代数字影视产业园目前共有3个影棚。一到这里,我就直奔专门用于物理特效拍摄的数字影棚。

这个影棚里住着“恐龙家族”,它们有10多米高,个个栩栩如生。其巨大的体型让人害怕,我情不自禁后退了几步。随行的产业园负责人袁金鑫介绍:“个头最高的是‘腕龙’,有12米高。身长最长的是‘霸王龙’,身长13米。长相稍微温顺一点的是‘三角龙’。”他特意提醒我,看它们的嘴巴,食肉的“霸王龙”是血盆大口,而食草的“腕龙”和“三角龙”,它们的嘴巴更像鸟类的喙,“食草恐龙的嘴巴和食肉恐龙不大一样,这些细节,我们参考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研究文献,以保证真实。”

我正听得入迷,忽然被一声低沉又穿透力极强的怒吼打断。循声望去,我看见一只“霸王龙”扭动身体,迈开粗壮的腿,迎面朝我走来。它时不时仰头张嘴,露出尖锐的牙齿。错愕间,我差点叫出了声。

见我慌了神,袁金鑫笑着挥了挥手,示意我走近看看。原来,在“霸王龙”的腹部下方,有一个隐秘的操控间,里面坐着的工作人员正在操控“霸王龙”的一举一动。

发现“霸王龙”的这个机关,我猛然加速的心跳才稍稍缓和,尝试着走近细看。我才发现,这只“霸王龙”逼真到极致——深棕色“皮肤”呈现出斑驳的纹路,触感偏硬,但按一按又能感受到皮肤



记者(左)在袁金鑫(右)的指导下体验操控仿生机械恐龙。本报记者 周逸 摄



记者(右)体验机械恐龙制作中的填色环节。本报记者 周逸 摄



机械霸王龙在摄影棚内“参演”文旅宣传片。受访者供图

之下有“肌肉”……“它的‘皮肤’和‘肌肉’,我们采用硅胶、聚酯等多种材料,用3D打印等技术组合制作而成,既有弹性,又还原了皮肤的肌理。”袁金鑫说。

不仅如此,“霸王龙”居然还会“呼吸”。我盯着它的腹腔,发现它有规律地起伏,就像在不断地吸气、呼气。随着“霸王龙”做出抬腿等动作,“呼吸”还会

变得急促。惊喜不止于此。这只“霸王龙”还会“眨眼”。只见它的双眼呈黄褐色,深色瞳孔周围布满血丝,眼瞳深处的纹路清晰可见。它时不时还会转动“眼球”,活灵活现。恍惚间,我似乎穿越到了白垩纪和侏罗纪。

袁金鑫解释,真实感是仿生机械技术追求的终极目标。“观众对于镜头细节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不想被说成是‘五毛特效’,就必须考虑得非常细致。”

“骨骼”“肌肉”发力点,装上电动助力器

熟悉了“霸王龙”的“性情”后,我坐

进“霸王龙”的操控间,试图控制这个大家伙。操控间很小,小个头的我需要弯腰进入,蜷着腿才能坐稳。

刚坐定,袁金鑫就递给我一个操控盘,类似于遥控玩具汽车的手柄。操控盘上按钮不少,左右两个旋钮控制着“霸王龙”的身体和头;前排两个推杆控制着它张嘴的幅度;右手还有一处按钮,控制“霸王龙”何时怒吼……

学完操作指南,我试着轻轻向上拨动推杆,让“霸王龙”张嘴。透过操控间前的“窗户”,我隐隐看到“霸王龙”缓缓张开了嘴。不尽如人意的是,我控制的“霸王龙”显得比较呆板,不够威猛。这是怎么回事?

站在一旁的机械工程师张宽笑了笑:“一开始,我也这样。我反复看恐龙主题的纪录片、电影,慢慢熟悉恐龙的动作习惯,再不断练习,才有所改进。”

慢慢聊开去,我才知道让“恐龙”“活”起来的不光靠操控技术,还要靠工业设计。张宽告诉我,团队1比1还原了“霸王龙”的骨骼结构,操控盘上每个按钮都关联着“霸王龙”体内的机械骨骼。不仅如此,团队还在每块“骨骼”、“肌肉”的发力点都安装了电动助力器,配上动作编程,才得以让机械恐龙的每个动作都逼真真实。

从场景设定到三维写实设计,再到机械动作模拟设计,奇门影视文化的仿

走进大众消费市场。它们已在宁波、常州等城市参加文旅项目展演,吸粉无数,这也为后期影视作品拍摄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。

极度逼真,带来震撼的物理特效

这些“恐龙”在影片中表现如何?袁金鑫向我展示近期完成拍摄制作的“恐龙”主题文旅宣传片——只见原本黑暗的画面中,忽然闪过一道光,几个镜头快闪后,“霸王龙”穿过丛林,霸气地走入画面。其身姿、神态、气场都极度逼真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。袁金鑫说:“中国电影既要酷炫的动画特效,也需要高度真实的物理特效。”

中国影视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,国产影片也因特效技术进步频频出圈。《流浪地球》凭借出色的物理特效和科幻元素,一度被誉为“中国科幻元年”的标志性作品;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中,对婴儿时期雷震子的拍摄,就是在完成机械结构设计后,由3个控偶师共同操作完成……

从业近20年,袁金鑫一直把1986版《西游记》当做教科书。“我们今天去看那一版本的孙悟空,仍然不会觉得违和。这说明当年的特效妆技术足够经典。”说起前几年各种“五毛特效”被嘲笑,袁金鑫一直耿耿于怀。“《西游记》就是我们的榜样,当年的条件远不如现在,也能创造出不朽的经典。现在我们的技术在进步、在迭代,理应做得更加出彩。”

袁金鑫的观点并非个例。《侏罗纪世界2》的导演胡安·安东尼奥·巴亚纳就曾透露,比起使用大量CG(计算机图形学)特效制作大场面,他更希望以“百分百真实感”作为拍摄标准,而采用物理特效拍摄的机械恐龙,更容易为影片“倾入情感”,传达共情主题。很多网友在看完这部影片后感叹:用机械恐龙比纯CG生动。

袁金鑫告诉我:“‘恐龙’家族已接到新的演出邀请,即将到下一个城市参加文旅展演。此外,我们正在打磨一部国产‘恐龙’主题的剧本,后期也将在建德完成拍摄。”



应陶

